



國語

沈宝砚校字本



爾語第十

爾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翟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

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狐偃文公舅子犯也

日往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

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

而易達

達至也

困而有資

資財也

休以擇利可以戾也

休息也

也戾定也

今戾久矣戾久將底

底止也

底箸滯淫

箸附也滯廢也淫久

誰能興之

興起也

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

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蓄養也十二年星一周為一紀

齊侯長矣而

欲親晉

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

管仲沒矣多讒在

側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

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

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管仲厭適逐

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遞近也逐求會其季年可也

季末也勸使文公適齊管相公季末之每可也茲可以親也皆以為然乃

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

之塊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

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十有二年必獲此

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

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

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

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

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故歲

尾在鶉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在壽

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

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兼命之以為侯

伯故得天之道也天之大數由是始之由從也從有

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

申廣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遂適齊齊侯

地也妻之甚善焉相公以女妻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相公卒在齊

而相孝公即位孝公相公子昭也即諸侯畔齊子犯

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

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女武先王其知

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子去晉難而極

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

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唯重生死人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子不取

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

言臣奉命當念在公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也夙畢也行道也皇暇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

安自安也疾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

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

能威民故在人上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

遠言不能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

從罪故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此大夫管仲

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

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

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君

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敗不可處。

敗謂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商勝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

唐氏之入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

紀商之書凶也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誓史之

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誓史知今未半也。自唐叔

十四世故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公子唯子子必有

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若克有成。公子無

另起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

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菟園文公師于此言婁

以退之故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曰夫禮

不能禮焉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

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所建立也言能善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

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穆故康叔為文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天祚將

在武族族嗣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

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辭脅欲觀其狀辭并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薄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僖負羈餽寘璧焉寘

曰寘寘置也公子受餼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榦也。禮賓於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國君無親，國以為親，係以官相

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

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

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也。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也。公孫固言於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也。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

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



姬姓也食邑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樹種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也

於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

夫親有天有天天用前訓前訓先禮兄弟資窮困資窮困

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闢同

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

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

成而雋才言成人而有雋才也違去

父約而無釁一也釁瑕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晉侯日載其怨外

內棄之載成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

則秩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

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雋才晉

國不靖狐趙謀之也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

心之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同姓

王之遺命又使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相起謂兄弟

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

也無成謂死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所生不疑唯德之基黍得黍種

稷得稷唯在所樹者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

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養

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十宮臨百公子欲辭不敢子

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非天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

多也子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

也齒象牙也革犀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也波瀾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

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其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弋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橐鞬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德不修也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弗楚誰能懼之楚不可弗冀州

之士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

辭約而不諂辭在約困之中而三材傳之天弗之矣謂

人也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風

質也媾之三章也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

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

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

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與焉與焉勝也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媵御奉匭盥揮

也灑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

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

適此為才適適也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官也

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為子圉

另起

侍

妻恐離其惡名非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

有禮致之而令與於五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言寡人

不備禮故令公子卑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命公子欲辭

之此自寡人之罪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

嫌於骨肉相取已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大夫胥

欲辭讓不敢當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

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

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弟

言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子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

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其二二人

德故俱為已姓青陽相與同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

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黃

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纁祖實生青陽姊

妹之子曰甥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為小宗非

孫乃為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

十四人為二人為姬而賜之姓也謂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姁偃依

二人為已故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姁偃依

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五宗

唯青陽與倉林德及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

黃帝同姓為姬也同之難也如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炎帝之先

按路史國名  
紀祁作祈荀  
作荀祁少昊  
後祈黃帝後  
戰國有荀變  
子思若之齊  
臣曰姬紀祈  
百勝箴任荀  
釐倍偃依蓋  
皆以國而為氏  
紀音劇

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姓則異德。

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羸之異

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

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畏其

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灾。灾毓滅姓也。毓，生也。是故取妻避

其同姓，畏亂灾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姻。

也。合義以義，以道利。有義則利以阜姓也。阜，厚也。姓利相

德義相親。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房，居也。

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也。取其所棄以

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

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

紂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孤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故

重耳子犯謂子餘曰：何如？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已也。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其命也。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

使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

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

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言此為明

中不勝貌恥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也華而不實恥也有

色而無實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已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

也實事恥門不開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非此

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二三子敬乎敬此

明日燕秦伯賦采芣采芣曰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

何錫予之雖無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伯降辭子

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

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

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

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

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

功賜爵為伯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晉

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

征伐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

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

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泊彥姬不寐以思安

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公子賦

反而秦姬卒斷也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

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秦伯賦六

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

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子餘使公子降拜

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

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公子親筮之曰

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

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

悔皆不動故曰皆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

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閉而不通爻無

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司空季子曰吉是

在易皆利建侯初九曰利建侯豫人象曰利建侯行

師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

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震

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坎水也坤土

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編

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泉原以資之資財

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且為泉源流而不竭也土厚而

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震

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水王

震威也車聲軒  
隆象有威武  
衆而順文也  
坤為衆為順為文象  
文

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  
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

有攸往利建侯  
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

也衆而順嘉也故曰亨  
嘉善也衆順服善故  
內有震

雷故利貞  
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車

上水下必伯  
車震也水動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小

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  
濟成也小事遇坎坎

為險阻故曰一夫之行也  
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

勿用有所往  
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驚

作是故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  
覆述坤母也震

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  
豫樂其繇曰利建侯行師

居樂出威之謂也  
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

二者得國之卦也  
二謂屯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

納公子  
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

魯夷閏四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  
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

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  
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

巡於天下惡其多矣  
巡行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

其死請由此亡也  
亡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河水沈璧以質  
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

自誓董因迎公於河  
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

為信  
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



有董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

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

封也而水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

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

十五度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墟次也是居

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居其分次所

王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

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

為晉侯故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

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之虛故無不成

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閔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謂晉德

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辰以成

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卦成善謂辰為農祥周九石後

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

滋必有晉國晉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晉嗣

先祖如穀之蕃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

滋故必有晉國三至五震為疾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曰是謂天地配

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諭子圍大諭今

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

參在實沈之次伐亦為大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子孫賴之君無

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白衰桑泉皆降三番皆晉邑

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

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繫如師

告曉師邊次于郕師聽命也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

盟于郕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上公入

而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

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余于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于蒲

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濱涯也重耳在渭濱勃鞞為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若

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官三年太

甲改過伊尹復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

相公也 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相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

名鉤帶鉤近於祛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祛在手佐相以終

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惡其所好

其能久矣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余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鞞闞士故曰臯戾

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

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已丑

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公出救火而遂獲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惡謂不怨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馬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道行

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

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

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

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未聞

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

之備衛僕使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棄責薄

歛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救乏振滯匡困

資無救乏救之絕也振滯也拯淹滯之士關易道通

商寬饒輕關輕其稅也易道除盜賊也通商茂稽勸分

省用足財茂勉勸稼穡也勸分勤有分無也利器明德

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德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

物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昭

舊族昭明也舊族舊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國之

之尊禮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旅客友故舊故舊為公

胥籍狐箕藥卻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

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庶人

食力各由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買也周禮府藏皆

阜隸食職士臣阜阜臣輿南臣隸食官宰食加官宰

也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

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

襄王以為大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

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

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

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

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生璜桓鬯武

重耳也始并晉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此在

納王也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

道二邑戎翟問在晉東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

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温隰城皆周地也昭

叔通翟后與俱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

于郊成周東都郊王城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曰戰克而王饗

饗醴飲醴酒也命如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三

云隧王之墓禮昭謂隧六隧之地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

不可以二王二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為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

温原州陘絺鉏欒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

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

焉樊仲宣王臣仲山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是言乃出陽人出降

也文公伐原原不服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謀

也候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

原地也講降還一舍而疏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代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

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然後用之蔑不欲矣

也用齊秦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楚國人

宛春來告宛春楚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新嫁衞

圍釋解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

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許

釋宋宋降於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既戰而後圖之復曹

衛公詭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走

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也圍宋父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偃也

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其眾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濮

衛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裨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

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臯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

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注觀狀謂注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臯同耳反撥也鄭人以名

寶行成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

鄭時詹請禮之鄭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詹固請

伯不聽因請殺之

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子晉人將亨之也亨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餼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信於名名

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也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於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清原之蒐在魯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卻縠

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

大夫欒共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五鹿卻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

軍傳曰胥臣佐下軍代先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

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

德紀民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

民之語在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勸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狐毛卒使趙

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先且後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也功善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以道事其君賴其功當有賞能

尊民得以寧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

當有賞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偃也三乃使

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

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圭軍有中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

且居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對曰是在謹也遠

篠不可使僂遠篠僂者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篠者

僂不可使舉僂僂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

接接矇矇不可使視矇矇無眸子而無見日

口不道忠信之言聾聾不可使聽聾聾生而聾日聾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智昏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竣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若有違質違邪

宗本注遠篠  
直者謂疾戚  
施者謂無僂  
人不可使僂  
僂人不可使仰  
十二字按瘁  
疑作病說文  
病曲背也莊  
子病僂承痾

教將不入其不入其何善之為言不能臣聞昔者大狂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時如少也文王在母不憂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事王不怒奉事謂王季敬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

號叔而惠慈二蔡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妣

刑法也大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歆雅思齊之二章寡妻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輔以自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也賈

唐虞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而咨于二號謀

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詠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詠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重之以

周邵畢榮周文公邵邵康億寧百神億安而柔和

萬民柔安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思齊之二

宗公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

專教誨之力也言因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

道於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條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鍾鍾擊鍾也籛條蒙瑯蒙戴也瑯

能儼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矇矂脩聲無

於言聲審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僮昏噐瘖焦僂

故使脩之審故使重火官師所不材也材用也以實喬荒喬土喬也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體其身體有質若川然有

原以邛浦而後大利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欲用其民用征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知義益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

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

益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益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

尊卑順少長乃大蒐于被廬晉作三軍唐尚書

謂掌國郤溱佐之先或云溱即至非也子犯曰可矣

政也即可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

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疆也

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疆也

爾語第十 國語

曰季使舍於冀野

白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耨其妻饁之

冀缺卻之子也耨耨也

野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也

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嘗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臯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卻謀

弑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數也

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

滅除也

是故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殛誅也鯀禹父

今君之所聞也

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

敬子管仲之謚

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在文公時而於此言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冀命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予之冀故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魯大夫傳陽子也衛聘衛

脩武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温山傳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曰吾見其兒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兒情之華也容兒者情言兒之機也言語

兒之身為情情生於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兒也言也三今陽

子之兒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若中不

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其卒將復復反也及中外

易矣易猶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濟其信也類善也夫

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歷時而發之言思察胡

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謹辨以濟蓋也濟成也以

蓋其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

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

姑也食采於賈字季它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

昭謂初晉作三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

于夷舍二軍領教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射

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

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

也獻子韓萬之立孫子鑣之子厥也

靈公襄公之子夷臯也司馬鶯軍夷矣

河曲之役

晉地趙孟宣子

魯文十二年秦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

也干犯也

行軍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

沒終其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於公朝莫

也輸遠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

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周舉以其私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始

是行今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脩行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

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也憚懼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儆其民

也錙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襲

侵密聲為擊事也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

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奮

也伐宋在魯靈公虐趙宣子驟諫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使

鉏麇賊之鉏麇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盛服將

朝蚤而假寐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劾哉

言夙興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

不殺為不信觸廷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

故得一名也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魯宣二年秋晉

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

甲將攻之盾覺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

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也趙穿晉大夫趙夙

也黑臀晉文公子襄也黑臀晉文公子襄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齊頃公使婦

也聘在魯宣十七年



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曰燹乎吾聞之

燹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不得政何

以逞怒得政為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

乃老乃告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兒冠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之下戰於鞍獻子時為司馬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曰余病喙喙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

則進車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軍事集矣集也吾子忍之不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

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

死祇以解志也祇適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也逸奔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

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對

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卻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免於然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

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

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服以靡笄之

也在魯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

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卻克

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

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

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歸饋也

事也懋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禁皇曰郤子勇而不

知禮楚皇晉大夫楚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其與

幾何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

對曰傳為速也若埃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不

如捷而行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壞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

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孔子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乘綬不舉策

於上帝綬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

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雖伯宗亦其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其妻曰子兒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辨智也陽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是以難及其身

慈宋本  
作整注  
整頓也  
慈問也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愁庇州犁焉。丞疾也。索求也。愁願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得畢陽，畢陽，畢陽，陽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卻害弗忌。畢陽實送州犁于荆。荆，楚也。犁，奔楚為大宰。

國語第十一 國語

國語第十二 留語六 韋氏解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武子，欒書也。禮既冠，莫贊于君，遂以贊見於卿大夫先生，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

事莊主。莊莊子趙朔之謚也。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兒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中行荀庚也。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

見范文子。文子，范燮也。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聵聵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墮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聽臚

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也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侍年見韓獻子獻子晉卿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巳何又加焉糞除諭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宣

之子荀瑩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子文

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

以政得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也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

誰之不如  
言誰不如也  
也輕忽之辭

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

誰可以求其次  
不欲其高遠也

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張老曰善

張老晉大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也。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若

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不足。知子之道善矣。

道訓。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范文子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也。今我寡德而求王

者之功，故多憂也。我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德

求富行，不得息。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苦成叔，郤欒欒黶，欒書之子栢子。楚恭王帥

東夷救鄭。恭王莊王之子歲也。或。楚半陳公令擊之。

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關心。夫陳不違

忌，一聞也。違，避也。忌，謂晦也。間隙也。晦，陰氣盡，兵亦

鄭伯戰于鄆陵。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南夷據在

與陳不。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且

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

譁囂也

夫衆聞譁則必懼五

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怨其反已專其美也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

三君云一染曰

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爲縹跗注

兵服自要以

見王必下奔

下車奔走也

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

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

事戎事也殷盛也

有韎

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

屬適也傷恐其

傷也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免脫也脫之爲障耳

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

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

不敢當

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

禮軍事肅拜肅拜下地也

君

子曰勇以知禮

禮軍禮也

鄢陵之役春夫欲爭鄭

與楚爭鄭

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

睦親睦也

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益姑謀睦乎

姑且也

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訊問也阜衆也

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

荆楚也

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

以刑正其民

成而後振武於外

成平也是以內龢而外威

威畏也

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

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

而斧鉞不行

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

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也刑之過也

刑殺有過者過由大臣也而怨由細小細民也故以惠誅

怨也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儂幸也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也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

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畔不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

安唯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

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



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

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言其生也

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喪秦獲惠公在

魯僖十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衆散故不

能振旅而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

僖三十年晉國固有太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武子時

為上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晉國國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相

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

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鄆

陵大勝之鄆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欒至也尸陳也納

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

潔公所為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正麗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

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

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

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威會吳于鍾離十六年

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軍吏

患之將謀

謀所以距扞

范匄自公族趨過之

匄范文子之子宣子也自

公族為公

曰夷竈堙井非還而何

夷平也堙塞也使

必死不復飲食非還而何言楚必還也傳

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為戮

言義不及匄而匄言之

苗棼皇曰善

逃難哉

文子欲匄讓大臣不

既還荆師於鄢陵將穀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公戎車馬前也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佞才也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

庸用也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

君與二三臣其戒

之戒備也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

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宗人祝祝史也

曰君驕泰而有

烈

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

私嬖臣妾也昭顯也

昭私難必作

寵私必去舊去舊必

難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

祈求也

先難為免

於亂七年夏范文子卒

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

公殺三郤欒中行畏誅乃殺公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

曰因楚

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曰郤至使

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

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

王言晉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

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

王得免

吾歸子

子告晉軍如此

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

書曰臣固聞之

固久也

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

之師已勸君戰

已郤戰敗將納孫周

孫周悼公周也

事不成

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

問謂引也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

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

之見孫周

視也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

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

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

勇而不義則不為武

知人不詐

為詐則不為知

仁人不黨

不羣也

夫利

君之富富以聚黨

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

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

後晚也

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

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也

是故皆自殺

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

自殺取其不校

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

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

之以刑謂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

可謂刑也鯁害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翟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

八年正月厲公殺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立威也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知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姊也與盾之弟樓嬰通

盾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諧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

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在魯成

年八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也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

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吾雖

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二 國語



